

清經解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迺聚

第四册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
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
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
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

疏之疎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

清·阮元編

清經解

第四冊

上海書店

乾隆四十七年王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

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始著離濁滄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序曰經惟尙書最尊尙書之離厄飯基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連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僞古文自有宋朱子辨議於前迄我

朝聞氏百詩有尙書古惠氏定字有古文辭而闕之其說大備
篇之非是錯鼎象物物無通情海內學者家喻戶曉經術之極
處超出於漢博士之抑古文唐正義之不用馬鄭不可以道里
計顧作偽者既服其罪矣而古文三十一篇字固天寶開寶之
舊是以唐之今文尙書亂之也其不可一也好尙新奇之輩自
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尙書號壁中本二十五篇皆在焉是
作偽於偽古文既出之後也其不可二也經典釋文敘錄曰今
南所有古字悉亦無幾穿鑿之使務欲立異依傍字詁改徐李等
文疑悉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比諸篇古文與
文字林總生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入郭忠恕作古文
昌釋文此非經也明釋文也徐楚金賁昌朝夏竦施大遼大遼
王仲子吳公武宋公宇朱元諱蔡仲默王伯用皆見之公武道
石於蜀李嗣公取爲古字又諱蔡仲默王伯用皆見之公武道
一辨之而已今或以爲此非也歐陽夏侯尙書佚見於尙書大傳
僞孔氏之所謂讀古者亦非也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尙書緯尙書正義者
漢石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尙書緯尙書正義者
或盡舉以改竄經文是以漢之今文尙書亂之也其不可三也
說文解字所傳尙書多不與經同由孔安國以今字讀易其字
而許君存其舊如周禮經杜子春二鄭讀易其字傳寫者既從
所讀而注中存其故書之舊周禮不得盡改從故書則尙書不
得盡改從說文也必改從說文則非漢人之舊且或取經傳諸
子所傳尙書以改尙書是尙書身無完膚矣其不可四也當謂
六篇之書以二十五篇僞者雜廁諸三十一篇眞者之閒如五十
六篇之書以二十五篇僞者雜廁諸三十一篇眞者之閒如五十
目混於陸植武夫昧於別鑒幸人喜珠璣可憫則併見曰武夫
實之末有宛轉其體殊於別鑒幸人喜珠璣可憫則併見曰武夫
致書則不繫者當作尙書杜林之衆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
尙書則古者傳之古文尙書杜林之衆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
文尙書杜林衆書存三十一篇字句變異其面目與僞者本
僞者安有懸殊存三十一篇字句變異其面目與僞者本
不辨以爲天壤之疑而動天壤之疑也其不可五也
徽之上終未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僞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
之學者得此說而求之思過半矣

古文尙書撰異

若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向書載在合甲漢人詔冊章奏皆用
博士所習者至後漢衛賈馬鄭迭與古文之學始盛約而論之
漢諸帝伏生歐陽氏夏侯氏司馬遷董仲舒王褒劉向谷永孔
光王尋李尋楊雄班固梁統楊賜蔡邕趙岐何休王充劉珍皆
治歐陽夏侯尙書者孔安國劉歆杜林衛宏買逵徐巡馬融鮑
康成許慎應邵徐幹韋昭王粲虞翻皆治古文尙書者可參
伍鉤考而得之馬莊之書皆用歐陽夏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
說而已唐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遺書戴克典周
貞禮範錢子多用於古義按此謂諸經有古文
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云古文某說今某說
吾謂其義并讀其文則如說內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不諱其義并請其文又天子之圖千石以外匈奴將軍
大錢萬五千百里方六千里云周歷天下加吏親要年服五
荒里方五百里方說洪范三思日睿不思心口答客徵子老臣
舊若曰令誠得出世禍難惟不得治不如去不微子老子曰我
公奔達宋亡殺府君言周公誦書乃旋反同公共此皆古文說
於今未定或疑爲可見者也至其文字別多不同取補復集衆司馬
聖從安國問班雖讀爾雅書而不暇致詳也正茲此書詳於字
而畧於說乎之大異阿竿造費賈逵分別古今割陋是正文字
顯然迥止通邑大都賢人君子手焉

其書皆不存今廣蒐補闕因篇爲卷畧於義說文字是詳正晉
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取賈逵傳語名曰古文尙書撰異知
雜語於識大亦庶幾乎不贅

	堯典第一	虞夏書亦曰唐書
	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亦曰虞書
	禹貢第三	虞夏書亦曰夏書
	甘誓第四	虞夏書亦曰夏書
	湯誓第五	商書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第七	商書
	盤庚第八	商書
	高宗彤日第九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大誓	周書
	大誓 三篇唐後乃亡故存其目	周書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洪範第十三	周書左氏說文皆曰商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康誥第十六	周書
酒誥第十七	周書
梓材第十八	周書
召誥第十九	周書
維誥第二十	周書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柴誓第二十八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書序第三十二	

古文尙書撰異序終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七

古文尙書撰異

堯典第一

虞夏書

說文謂之唐書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學海堂

文選東都賦憲章稽古李善注尙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著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王敦按此李善所據本作粵也唐時各本不同故李善引作粵李賢注班固傳引作曰與正義本同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字亦作曰

蔡氏沈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文道王仲至家古文尙書虎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宜攙之爲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爲壁中真本

曰若稽古

古四字爲句不傷其辭也蓋其與不然下文帝堯曰放勳
五字爲句連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昭帝之載
於民之任夷德之用此可證也漢文亦多云惟稽古
帝堯曰放勳

釋文徐云鄭王知字玉裁按音家多循其義以爲音蓋鄭王
放勳大放縱之故有大義故云知字也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勳古文作勳从貝按周禮夏官司勳注
曰故書勳作勳鄭司農曰勳讀爲勳勳功也以說文勳字下
引勳乃祖證之則壁中故書作放勳孔安國庸生乃易爲勳
許君存壁中之舊故用字下引書作勳又按注中凡言勳爲
者皆易其本字若勳勳一字特異其諸壁鄭司農當云勳古
文勳不當言勳爲也而謂爲古文既絕漢初不識周禮
初出時以意定勳爲勳字而不敢斷爲一字異體至許君乃
敢斷之曰古文勳耳誤讀爲勳同

欽明文思安安

按欽明文思安安古文尙書也欽明文思安安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陳
人所晏第五倫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欽明文思安安陳
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欽明文思安安陳傳注引尙書考
靈耀之化職釋說受禪表曰欽明文思安安與同部雙聲故古
思今塞凡古文尙書與今文尙書弗異不盡關平音韻此則
關平音韻者凡書皆出於漢書緯則皆襲今文尙書凡漢
人之於尙書惟博士所習者是業終漢之世惟歐陽夏侯得
置博士是以上自帝王下及庶人其所傳引尙書未有外於
是者而漢季先鄭馬季長鄭康成注經乃一用古文尙書此
考古之大較也此書以撰異名詳古文今文字句之同異而
其說之同異不暇詳雖不暇詳而時論及之邪書傳注引鄭
考靈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道德純備充實之意也故以
訓塞此今文尙書說也鄭注古文尙書云慮遠通敏謂之思
此古文尙書說也各如其字釋之若馬季長注古文尙書曰
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尙書之說注古文尙書謂思爲
塞易其字也凡馬鄭王雖藩歐陽夏侯而不盡廢其說如馬
此條是

按塞字從土近或改從心作恭惟合說文解字攷詩經燕定
之方中常武字皆作塞而魏碑欽明文思安安刻畫可稽凡古書
字蹟即審定爲經改竄尙當慎安可偏據許氏一書因詩書
所無則盡改古籍所有以爲尊許因許書字各有本義則盡
改假借之字勒歸本字如用恭改塞其意改假借歸本字也
不思塞實非故訓乎六書假借可廢乎詩書可盡改古籍面
目可盡失乎舉此爲言小學者破惑

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漢記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寬裕晏晏
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晏然以寬國臺下陳寵傳數詔臺
僚印晏晏晏焉衍傳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隸校尉
傳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恭也司空哀達碑曰其惠和也晏
晏然此皆用今文尙書也爾雅晏晏溫也和也古晏晏通用如
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也

又按漢人多僻引歐陽夏侯尙書而歐陽夏侯尙書永嘉後
既公則不能指其所出如文憲晏晏唐人第以爲出考靈耀
不知作書緯者亦用今文尙書也

尤恭

尙書後案曰恭古作共玉裁按此誤也尙書凡恭肅字皆從
心供奉供給字則作共分用蓋然漢石經無通篇恭肅貢良
與微案錄共惟正之共各體可證恭肅恭肅字也說詳後
各篇 又按詩恭肅字皆作恭惟詩韓奕虔共爾位鄭云古
之恭字或作共與毛說異然云或作則知偶一有之非其常
也

克讓

漢書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充讓師古曰據古讓字玉裁按鄭
君注曲禮曰讓初也或者據古讓字說文解字曰讓推也讓
相責讓也許君以从手者爲讓讓字矣

光被四表

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鄭君周頌箋引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此用古文尙書也漢書于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
四表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溫四表橫被無窮後漢書
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曰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駰傳崔駰
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衆庶悅以鼓舞班固傳西都賦曰

橫被六合三威帝張衡東京賦曰惠風橫被今文選賦
賦注所引固不誤後漢書李膺傳李膺字公偉汝南人
帝紀李膺之傳皆云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此本古作橫被
用古文 此皆用今文尙書也鄭先生與王鳳喈內翰書曰孔
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冲遠正義曰光充釋文
據郭本爾雅橫被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光充釋文
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
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難孔傳出魏晉間人手此字據依爾
雅又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
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雅橫被字八經不見說
文橫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
成注曰橫充也謂氣足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問居
篇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
曰橫充也蓋與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
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傳編
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格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
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橫轉寫爲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
讀古曠反庶合充郭廣遠之美而釋文蓋無音切於爾雅
乃古黃反殊少精嚴述古之難如此類者甚數之不能其
物王裁按先生此書但云古本必有作橫被者而未知漢人
言橫被者甚多又未知伏生作橫壁中作光皆即橫字爾雅
說文橫充也橫橫通用與今文尙書合孫叔然爾雅作光充
也與古文尙書合古文尙書光字即橫之假借鄭君釋以光
釋見周知 此就本義釋之僞孔云光充也此就假借釋之用
今文注古文也古今文字異而音義同僞孔訓爲長橫之訓
充者凡物將充滿之必外爲之郭而後可充孟子曰擴而充
之擴即橫字之異體四面爲之橫而充之也漢人訓詁之法
當云橫充也爾雅舉其大致而已

淮南王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數宇宙而章三光高注橫
讀橫車之橫洪氏起登榜曰漢人橫橫通用甚明王裁按本
之橫者曰橫橫車謂車之有橫者也李登聲類作橫車下橫
木也見韻略 釋元應觀經音義曰橫音光古文橫廣二形聲
類作軌今車狀及橫木皆是也然則橫是木字橫是
假借字橫之古音讀如黃亦讀如橫用爲橫之假借則讀如

古經字多假借非兼求各家難得其說如毛詩如鳥斯革故訓傳曰革翼也韓詩作翔翅也韓用本字毛用假借字而其說正同正如古文作光今文作橫而其義正同鄭君以光釋之未協其箋詩牽引尙書希革字亦令學者淆惑漢書文帝紀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按此漢人用橫字之一端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八篇人部曰假非眞也从人叚聲一日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一日至也四字蓋非許書之舊許君引假借也如無有作假何則人姓術重安馬融等火不明表別也波金聲陽關市賈多與方與方處始其本字故竟乃其假借字又二篇小部曰假至也與方處始其本字故竟乃其假借字漢人見引賈書與非與之義不屬則妄增一日至也四字以疑竊之方言假至也第書無證按許書自序云其得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字經皆古文也然則凡許所傳尙書皆孔安國壁中本凡壁中本有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定其字者如卿改作朋鄭定作斷截定作蠶之類是也叔重存其故書本字往往與今本乖異職此之由凡安國讀定之本遞傳至衛賈馬鄭王及僞孔唐天寶三載命一不學無識之衛包盡改其古字如共改作供女作汝卿作嚮御作迂奴作孥庸作鏞寔作榮後作饒烏作烏道作導尼作昵旋作毛茅作蒙園作驛樂作費馮作憑憑作饒數作塗嗣

考毛詩楚茨作格毛云來也至也雲漢作假毛云至也是古時格假通用尙書作格其來已久

王遂伯稱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叔師多用今文尙書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後漢書孝順帝紀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惟先假王正厥事尙書大傳祖考來假此今文尙書有假無格之證易王假之王假有廟虔謂皆云假至也詩來假祁祁鄭云假至也毛鄭於假字或云大也或云升也或云至也其音皆讀如賈或讀如嫁陸氏釋文於升至二義皆云更白反非也凡史記漢書所引今文尙書淺人少見多怪輒以所習古文尙書改之如史記五是來備見於章懷之後漢書注而今本宋世家乃作日時五者來備便程南爲見於司馬貞張守節之注而今本五帝本紀作南誨漢書舜讓于德不台見於李善文選注而今本王莽傳作不嗣循是求之兩漢書或作光作格者皆此類也

克明俊德

禮記大學篇爲典曰克明峻德此與古文尙書合特山旁人旁爲異耳今文尙書作克明訓德訓順也史記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王裁按今文尙書五品不訓史記作不馴然則馴訓古通用今有平去之別古以川聲同音周禮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而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以明之今本周禮作土訓注云訓通爲馴者漢人發改余別有說一篇周易馴致其道徐仙民音訓劉昌宗周禮馴音訓堯或若釋爲順者本紀作馴馴子工馴子上下草木鳥獸是也或徑作順順此事是也洪範于帝其訓世家訓作順知馴訓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明訓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未雖今文尙書已佚而祖創識哉之類尙存一二又採集舊聞知馴即訓字故云古訓字也凡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全用今文尙書

凡史記錄傳書有甚難讀以故訓字易之者如克明作能明協和作合和是也有所用今文尚書與古文本不同者如俊德作訓德萬邦作萬國是也辨乎斯二者而後能讀史記

而後能讀書

以親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兩言尙書曰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不責百姓

大傳也今尙書大傳無辨章百姓之語散佚非完書也史記索隱云便章古文尙書作平今文作辯是小司馬所見尙書大傳亦有之後漢書劉瓛傳曰職任辨章百姓宜美風俗班固典引曰俾臚辨章之化答賓戲曰劉向司籍辨章實聞東觀漢記曰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

見太平御覽

此皆用今文尙書也而李賢注後漢書兩引辨章百姓鄭注云辨別也章明也蓋鄭注尙書讀平爲辨從今文尙書也毛詩傳曰平平辨治也鄭注論語曰便便辨也古便平辨辯四字通用尙書平辨皆訓使鄭注周禮馮相氏辨秩東在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朝易正義云尙書皆作平今皆云辨據書傳而言然則亦從今文尙書易平爲辨也

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說文未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𠄎與

平相似孔氏誤爲平耳玉裁按平辨雖一在古音十一部
一在古音十二部而同入殿近是以周易清宜通用洪範匭
平合韻尙書平辨皆訓使召詰平來一作辨來通語切易乃
肅慎之命肅慎一作辨此下章卽辨章之理也不必如惠所說
日姓昭明協和萬邦

五帝本紀作合和萬國漢書地理志曰書云協和萬國漢書
宣帝紀地節元年詔曰益聞堯親九族呂和萬國論衡臺增
篇尙書協和萬國王莽按古文尙書邦字今文尙書皆作國
漢書引毋改佚欲有國史記二百里任國曰鹿通矣甸任衛
作國伯此等國字非爲本朝諱自是今文尙書本作國漢人
詩書不諱不改經字蔡邕所書今文般庚試以衛遷安定厥
國此可以知證宋史禮志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漢法邦
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
者未嘗改易司馬遷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
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此說豈非無
見茲引經傳皆仍其舊若常雨若常暘若則以謂故字代之

小司徒乃分地城注故書城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城玉裁按城即或字或即國字此古國與邦通用之證也或云邦雖韻語屬則不韻予曰此不必韻老子修之國其德乃豐未嘗非古合韻也

黎氏於變時雍

於陸無音正義釋以於是或疑本作于衛包改之玉裁按蓋相傳舊本如是如毛詩侯我於城隅於表于夏屋皆作於也兩變曰於于陸氏亦不音焉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書云黎民於茲時雍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應劭注云言服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恭應用古文尙書讀爲變正如五行志思心曰容應邵亦用古文尙書讀容爲容章注蕃訓多則如今文說不改字師古所引音義蓋刪去古文作變之語

漢孔宙碑於元時雍云即今之下字升之變體升蓋書之假借古音升讀如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

字本從止衛包改從日

漢書藝文志說陰陽家云敬順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麻象日月星辰中論

麻數篇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敬授民時

民時衛包改作人時玉裁按民時自來尙書無作人時者即以注疏本證之洪範孔傳皋陶謨正義皆云敬授民時唐初本不誤也自唐孝明天寶三載始命衛包改古文尙書包以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乃竟改爲人時而古人引用如鄭注尙書大傳徐氏傳長中論麻數篇章氏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皆治古文尙書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

宅今文尙書作度周禮注引度而曰極致此鄭引今文尙書也然則宅嵎夷宅南交宅朔方今文皆本作度矣楊雄方言

日度尻今之也東漢海岱之閒或曰度與今文尙書合攷三

危既宅夏本紀作既度是降王宅土風俗通義作度土五流有宅五宅三屋五帝本紀作有度五度然則凡古文尙書皆作宅凡今文尙書皆作度五帝本紀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皆作居者此以訓詁之字代之也鄭先生曰當從朱子說作度而訓爲度日景與周禮測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合爲一義尙書正義卷二引夏庚辰陽等書宅嵎夷字作宅者蓋誤依古文尙書

嵎夷古文尙書作嵎夷今文尙書作禺夷說文十三篇土部

日嵎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尙書曰

宅嵎夷玉裁按此許用古文尙書也惟從土與從山異蓋古

文尙書字本從土轉篇諸從山說文土部嵎夷山部封嵎

字蓋然玉篇土部曰嵎夷日所出虞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本

亦作嵎蓋有嵎嵎二本後人合是從非耳說文九篇山部嵎

字下曰嵎嵎小徐作嵎嵎各也玉裁按此用今文尙書也嵎

當本是禺或增山旁耳史記夏本紀案隱曰嵎夷今文尙書

及帝命驗並作禺禺尙書義與釋文曰尙書考靈曜及史記

作禺禺尙書正義卷二曰夏庚辰等書宅嵎夷爲宅嵎嵎玉裁

按嵎嵎即禺嵎錢氏古文錢字鐵者鐵之譌體也廣韻上平

六脂韻字下云嵎嵎山名書作嵎夷以脂切集韻上平六脂

韻字下云嵎嵎東表之地延脂作切廣韻集韻十二齊皆

有錢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錢鐵三字通用集韻無錢字

錢之凡緯書皆出於漢人之手故考靈曜帝命驗皆用今文

尙書釋文引史記作禺夷今史記作郁夷乃禺夷之別本郁

在尤疾人聲韻人禺在夷部平聲釋文之史記二字疑說

文二字之誤謂山部嵎字下所云也或陸氏所據史記與張

字節司馬其本不同

禮記月令注曰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正義云今尙書

者今文尙書也玉裁按疑今字下有脫文鄭之法經引今文

尙書絕少惟周禮有度而曰極致一條且古文嵎夷今文

作禺夷皆左證不當以宅嵎夷系之夏庚辰陽書也或云

今尙書者猶言今月令蓋本作度禺夷而後人用所習古文

改之今以爲周禮注引極致者爲損讀極之證此引書爲命

田舍東郊之證不必援禺夷字也非有脫文則今爲衍字

又按尙書正義曰唐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庚等而後經生多異夏庚等書

絕宅嵎夷此謂爲宅嵎嵎之譌此謂夏庚等書曰嵎夷

心腹腎腸右曰嵎嵎之譌陽陽之譌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官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句今文本目明曰不意書讀古書如開百詩氏尙誤會而五

易之尙書古文與

四條皆有左證各見尙書

又按尙書正義宅嵎夷爲宅嵎嵎宋版鐵作嵎尙書釋文

嵎字下考靈曜及史記作禺夷毛居正正誤云史記作郁夷

說文作嵎嵎鐵古鐵字蓋嵎誤爲錢也玉裁按大小徐說

文等無嵎字毛氏說文二字蓋廣韻二字之誤筆玉篇集韻

皆無嵎字廣韻嵎嵎絲不可通宋本尙書乃或改鐵爲嵎凡

宋版之不可盡信如此

又按徐氏楚金說文繫傳云古文尙書夷作鐵此所云古文

尙書者蓋即後來郭忠恕所定避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

仲晃公武薛季宜者也從各書抄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

古文不足深辯

日陽谷

按古文尙書作陽今文尙書作陽說文七篇日部曰陽日出

也從日易聲虞書曰日陽谷小徐本作陽書曰至于陽谷七

按尙書作陽書曰日陽谷六字二徐本脫陽字曰陽谷五字

是出致陽氣如口部商書曰日陽今本陽誤作陽此與土

部宅嵎夷相屬尙書古文尙書也九篇山部陽字下曰一日陽

錢陽谷也陽谷上音有日此傳今文尙書也以陽錢今文則

知相屬之陽谷今文無疑也許君曰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

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許君所引

尙書必皆孔氏古文今按許君敘述言其便樂其所引陽錢

陽谷義與崑崙崑崙毛旁迷屏功則不廢今文正如解詩毛氏

而江之永矣傳毛江之義矣則傳雖傳春秋左氏而引公羊

非一也

寅寅出日

說文寅辰名寅敬惕也尙書古本多作寅字故唐人引書多

作資李仲璇孔子廟碑作資資集約引資淺納日凡義與得
錄讀實字似皆當作資資雅釋故資敏也古字多假借文
選承明九年策秀才文資奉天命李善注引爾雅資敏也鄧
展注漢書亦曰資敏也則爾雅古本亦作資

釋文曰資如字徐音資王載按仙民讀爲上讀承續續之
撰說文八篇入部曰資導也或從手作續仙民音得孔意如
字非也 按資讀平聲讀去聲此自後人分別古無是也
故假資爲儀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設九資於廷周未禮廢
館至於九後廢之故也

偽孔傳云資導也此蓋依今文家說五帝本紀敘道日出此
賓訓導之語也道導古今字
平秩東作

說文豐部及偽孔本作平鄭作辨馬作平此約是古文尙書
而因音近不同也鄭作辨者則禮焉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
南偽辨秩西成辨在朔易字皆作辨又上文平章鄭亦作辨
章可證也鄭注辨章曰辨別也度此訓亦當同也馬作平者
釋文曰平如字馬作平者度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玉裁按古
者平辨皆訓使如維諸仲來以圖羣經音辨作平來以圖漢
書劉向傳亦作平來以圖維諸仲來示子漢人所引亦作
辨來示子酒誥勿辨乃司民通于酒書序王俾樂伯俾馬
本作辨詩桑柔傳云非使也爾雅釋詁云辨押使也集韻十
三耕曰辨押使逆是當平非六字同玉裁謂平與辨清真之
合平與辨清文之合也詩書作從辨之非華皆字之假借也
尙書大傳辨秩辨在字皆作辨史記五帝本紀字皆作便此
皆今文尙書辨秩便古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文異也

方言書齊之圖謂謂之信郭注言可信信也今俗呼女婿爲
平便是也按平使乃古語可爲尙書平來之證今本方言作
卒便者乃譌字耳匡謬正俗云俗語謂聽之使去爲不使即
俾使也疾言之音訛若云不使爾今按亦即平使之音訛平
補辨反與俾不皆能聲

說文五篇豐部曰辨之次弟也從豐弟虞書曰平辨東作
此蓋證中古文也尙書大傳曰辨秩東作見案隱辨秩南偽
辨秩西成周禮焉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偽辨秩西成辨
辨秩西成周禮焉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偽辨秩西成辨

古文尙書撰異

本大傳依辨秩東
作辨秩南偽二條此伏生今文也今本古文尙書皆作秩茲
由孔子國以今文字讀之讀爲秩也壁中古文初出時跡
通其讀者孔子國以讀爲秩其音讀通其假借如辨易爲秩
秩易爲朱郎易爲斷易爲肆易爲肆此定其音讀也如
致易爲好恒易爲和致易爲伯棚易爲朋地易爲地易爲
蔑地易爲地此通其假借也

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
起其家遂得十餘篇蓋尙書多於是矣按今文二字彙
上古文二字而言壁中書皆古文故謂之古文尙書今文者
漢所習讀書也以今文讀之者猶言以今字讀之也秦製隸
書以起約易而古文遂絕壁中古文跡能識者安國獨能以
今字寫定古文凡古云讀者其義不一諷誦其文曰讀定其
難識之字曰讀得其假借之字曰讀抽其義而推演之曰
讀子國於壁中書兼此四者故如古文作戴隸作蓋古文作
郎隸作斷朋之假借爲朋好之假借爲致桓兒之假借爲恒
縉皆子國所爲之故口說各篇大義遂傳于都尉朝庸生胡
官徐叔王璜堂傳桑欽者以故尙書有古孔說今歐陽夏
說而其奇文異書往往見於說文解字而馬鄭王偽孔尙書
中無之竊謂此正如周禮一書出於山巖屋壁經劉歆杜子
春鄭眾賈逵之讀而後行鄭君康成注中凡言某故書作某
杜子春鄭司馬遷讀爲某者今周禮多已改從杜鄭所讀爲之
字而不從山巖屋壁故書之字康成所云三君子其所變
易約然如臆之見明是也由此言之說文解字所載尙書其
壁中故書存其舊蹟歟馬鄭王偽孔之本其子國以今字讀
定者歟馬鄭王之法必有如周禮故書作某儀禮古文作某
今文作某之云而盡散失難考偽孔之傳則目不暇與壁中
物缺而不遺今之言尙書者必欲用說文解字改馬鄭王偽
孔相傳之本是爲鶴鶴已編乎妄邪之字而難者猶腹手教澤
也尙史記謂上文伏生尙書爲今文則漢魏人祇有歐陽夏
矣尙書古文尙書二目絕無謂歐陽夏爲今文尙書者漢
魏人注漢書多以古文別於歐陽夏矣如云容古文作磨台
古文作嗣祖古文言胤陽古文作擊是也晉以後古文尙書
盛行始有言今文尙書以別之者如晉宋徐廣史記音義今

文尙書作不怡今文曰惟荆之謠哉今文尙書作祖飢裴松
之注三國志云文尙書曰倭賢揚歷此今文尙書四字之始
見唐人作經典釋文曰伏生所讀是日今文作五經正義於
尙書則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卷於禮記月令
則曰董仲舒所傳二十九篇夏侯陽所傳者謂之今文
尙書不知自漢以來謂之歐陽尙書而已矣矣尙書而已不
得因徐廣裴松作注別於古文尙書立此名目而曲爲之說
何古有此名者然也且惟今文尙書四字古人所無有通人
所不道故大賈三載認集賢學士衛包改易尙書名之曰今
文尙書且史記云以今文讀之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今
文字者謂今之文字也讀之者東而西者而言故曰因以起
其家謂於伏生歐陽尙書外別立古文家也後人讀史記漢
書不察乃謂以伏生歐陽尙書校古文尙書信如是則誰不
能之而獨讓子國起其家歟且伏生歐陽尙書其可用以讀
古文尙書也如倭賢揚歷厥官制刻頭庶刻日萬錢張人有
王開賢厥率化民文案案星無極于酒無効于游田其字既
不同其句之長其字之多少復大異非謂同字而一用隸書
一用古文若合符節也且其下文云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
竝多於是矣謂伏生歐陽所無而安國亦以今字讀之寫定
可謂豈徒取伏生歐陽所有者雖按云爾故作僞孔序者不
解史漢所云乃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攷論文義是其意謂史漢之今文二字即伏生書也
夫伏生之書五勸斷不能廢而專倚伏生之書則文字不能
盡通其讀能遂能考驗其義或又云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句
定句更以竹簡爲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不識此二十五篇
何所藉以攷論文義也且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文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此謂以古文考伏
古文也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漢大常博士云魯恭王壞孔子
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
篇合之兩儒林傳曰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然則壁中
所出尙書子國既盡以今字讀之盡得其讀更無餘篇矣劉
向別錄桓譚新論所謂五十八篇是也烏在定其可知者而

其餘尚有備陳摩滅弗可復知者哉說文曰平聲東作馬鄭
僞孔本皆作秩鄭本作秩見周禮注馬本作秩於釋文不言
此必安國讀爲秩易其字也鄭字不見於他經食韻等篇
有其字與否未可知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弟也與
豐同爲禮器故其字從豐弟會意秩字經典多用許君以形
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
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鄭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漫改秩爲
辨好古而不通其源也

王肅私定家語云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厥師之義爲尚
書傳五十八篇又引子國孫衍上書曰安國爲之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此可以證史漢今文二字之解

或謂古文尙書字多難識今文尙書字多易知余曰此未可
與論也亦有今難而古易者如谷蘇暮格隔鳴球擊易而隔
難與與舜讓于德不台嗣易而台難曰馬鏡夷易而鏡難牧
譬如射如離難易而離難履度若顛木之有易排出易而專
難以此類推之

又按漢人五經異義但云今尙書不言今文尙書者史記儒
林傳曰伏生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公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子
齊魯之間接伏生藏而復得者亦古文也尙書出于周室所
敷孔子所書則倉頡所造古文始皇初兼天下始專用秦文
許君叔重說書之與在燒滅經書之際然則經書無不古
文者可知伏生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授朝錯張生歐陽生
蓋亦以隸書寫之如僞孔所云爲隸古者是則壁中亦有今
文伏生亦有古文也以其字句多乖異故先出者既僞尙書
矣既僞歐陽尙書矣矣尙書矣則後出者指魯王壁中事別
之曰古文尙書猶今人分別言其本其耳非孔氏者皆古
字無今字伏生者則皆今字無古字得僞今文尙書也

尙書大傳作辨秩史記多變今文尙書乃作便程索隱曰此
訓秩爲程也玉裁按程讀如字不得如劉伯莊逕音秩也然
楚詞懷沙程與匹的說文載籀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是程
亦讀如秩

風俗通義與典篇書史子書說雖有東方之姓也歲終更始

辨秩東作萬物歸尸而出故以雞祀祭也玉裁按青史子言
辨秩東作與尙書大傳合

孟子萬章篇趙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
謂治農事也玉裁按趙氏所引皆今文尙書而作平或今文
尙書亦作平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爾雅釋言殷中也郭注書曰以殷仲春
仲五帝本紀作中古文多以中爲仲蓋古文尙書本亦然後
人改之

厥民析
厥其也爾雅釋言文若汗簡等之古文尙書作析則與爾雅
不相應矣

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
者也尙書厥民析散布在野

馬融華尾
華尾五帝本紀作字微按華字古通用尾微古通用如微生
亦作尾生是也說文廣雅皆云尾微也以微釋尾未知今文
尙書本作微字抑作尾而司馬以訓故之微代之義爾雅集解
曰尙書微作尾說云尾交接也此仍用孔傳耳說云

申命羲叔宅南交
尙書大傳中祀大交鄭注中仲也古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
巡守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玉
裁按疑今文尙書作大交鄭以古文尙書釋之凡鄭注尙書
大傳言書曰經曰者皆謂古文尙書也正義鄭云夏不言曰
明都三字摩滅也玉裁按此以冬有日幽都三字知之玉肅
則云夏無明都遊敬致然則幽足見明非關文也

平秩南爲
僞尙書包作說今依鄭本周禮馮相氏鄭注辨秩南爲釋文僞
五示反今俗本改注在南爲又改釋文之僞作譌而宋本

釋文固不誤
文游處通志卷本注譌非也 藝經音辨卷二
人部曰僞化也音詠引書平秩南爲此據周禮音義集韻類
篇本本之曰僞同唯吾不切古僞與爲通用荀卿書分別性
與僞人爲曰僞也古文尙書作南僞亦或作南爲

五帝本紀便程南爲
今本爲作諸者
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傳讀爲說
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新固也玉裁按依小司馬強讀爲說
之云則知孔本經作平秩南爲傳云爲化也古音爲化字同
在第十七部老子列傳曰李耳無爲目化清靜自正爲化一
約靜正一約化爲之者所以化之也鄭君注東作日作生也
然則南爲鄭必訓化出而生而化而或是不之節次淮南天文
訓曰不爲教養不爲是也小司馬直云作爲同義則爲混
於東作高誘注淮南曰爲成也則爲混於西成作傳者未嘗
不合古音古義而後人謂爲不得訓化必是孔讀化訛衛包
因徑改作訛字則言音義者誤之也小司馬開元時人其所
據尙是南爲

漢書王莽傳中莽曰子之東巡勸農作南巡勸南僞西巡勸
西成北巡勸華嚴師古曰僞讀曰訛訛化也玉裁按莽所用
多今文尙書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作僞之證師古注
云云卽用孔安國語而增讀曰訛數字僞孔注尙書大致倣
毛公詁訓傳無讀爲讀曰之例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歷民因鳥獸希革
小雅斯干詩箋云如鳥夏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宅今文尙書作度
壁中古文本作卯谷鄭讀作昧谷今文尙書作棟穀吳志度
翻傳注度翻別傳曰翻奏鄭注尙書連失四事一曰古大蒙
邪字讀當爲棟古棟邪同字而以爲棟甚遠不知蓋闕之義
又云古蒙邪字反以爲棟按如虞言則鄭君尙書本作邪鄭
云邪讀當爲棟虞意今文尙書作棟近是故非之也表松之
云爾謂大蒙邪字讀當爲棟棟謂翻言爲然與曰辰邪字字
同音吳棟義語蓋證經文作邪鄭讀作棟矣虞說鄭君之失
邪卽棟而誤易爲棟與月似同而從誤作同似似而從誤
作邪誤讀音近而更誤爲淫四事一例僞孔本作棟用鄭說
也僞孔意謂壁中邪字孔安國已易爲棟在鄭之前非鄭初
見也今文尙書本作棟何以證之尙書大傳言大交棟穀幽
都卽古文尙書之南交昧谷幽都也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棟

之易平也以說切

說文八篇毛部曰毚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從

毛先聲讀若逌

周禮司裘注中秋鳥獸毚毚釋文毚音毛毛集韻毛或作毚惠

氏定字曰毚當爲毚字之誤也鄭氏尙書云中秋鳥獸毚毚

中冬鳥獸毚毚涉下而誤耳玉裁按謂涉下句作毚又誤毚

也然鳥獸毚毚惟見於說文惠竟以毚毚毚系之鄭氏尙

書則無攷也禮注毚字未可議改

又按周禮注毚毚釋文毚音毛此乃自來相傳舊本舊音非

有誤也下文毚毛字從毛隹聲故唐韻而尹切毚字從佳毛

毛亦聲故相傳目毛集韻曰毛亦作毚此蓋壁中秦典古文

鄭君不敢定爲毛字

倘是毛字則不當

鄭君不敢定爲毛字

填下文毛異體

故仍其舊如周禮巾

車故書有駢字亦或爲駢駢者駢之古文也駢者璣之譌體

也釋文曰駢或音毛者或以爲駢字也釋文之毚音毛用今

本尙書定之今本古文尙書蓋自孔子圖鄒尉朝膠東庸生

久易毚爲毛矣鄭不易爲毛蓋別有見而其說不傳

又按廣韻十七準作毚集韻一腰十七準皆作毚此說文鳥

獸毚毛字從隹之證玉篇毛部毚誤作毚

中命和叔毛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五帝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

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

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玉裁按作

朔易者古文尙書作伏物者今文尙書也今本尙書大傳辯

在朔易曰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

門閭固封竟入山澤日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

二字乃漢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漢人妄增命二公云云所

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尙書王莽傳

日子之東巡以勸東作子之南巡以勸南傷子之西巡以勸

西成子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卽伏物也此今文尙書說也

又按小司馬所引大傳不誤而周禮馬相氏正義云辯秩東

主辨秩有爲辨秩大司馬辨秩之義云云

短星昂以正仲冬

詩小星維參與昂毛傳云昂兩也元命包云昂六星昂之言
雷言物成就繫雷惠氏天牧據此謂字从卯古文作昂說文
誤作昂說文非許氏之舊俗本流傳莫能正也玉裁謂漢人
謂昂爲雷故天官書言昂律書直言雷毛公訓昂爲雷者言
詩之昂即今俗所云雷也如漢人謂甲爲鎗注家每云甲鎗
也之類十月之交明前曉小星昂則昂昂則昂昂則昂昂則昂
有反讀如母漢人呼雷語言之異也音之同部相近者也不
得據雷字之形聲議改昂字裴松之注虞翻傳謂劉劭卿卿
同用卯以備聲不言昂亦難申也且禮說言卯從日爲昂卯
從日爲昂求諸古籍安所得兩字之用乎言卯象開門卯象
閉門昂爲白虎不當從卯不知此六書形聲內聲與義不相
涉者耳且徐仙民音茅此義平聲陸德明音卯相承古音
如是與卯實字正同一紐而卯則卯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之字同一紐則古音雖同部而異紐如是昂果从卯則自古
不讀莫能切矣凡改古非掉然不惑母輕議改
惠氏定字校改雅兩堂尙書大傳昂字爲昂非也又改注中
壁虎爲鵲粉米爲粉絲雖有依據而未協其枝改李氏易
傳眇能視眇能履能皆爲而突如其來如突爲充皆非說文
解字 惠氏爲東南古學之大宗然其疵類不可不知也
厥民與

今本作與此字本作與改孔云室也正義引爾雅室西南隅
爲與經文斷不作與字考爾雅釋宮音義雖云與本或作與
然又云尙書并說文音云與室也可以證尙書經傳本作與
尙包見陸氏云於六反謂與音則然與音不衛因改爲與抑
知與何嫌於耗於六二反乎集韻一星云與乙六切室中此
取諸釋文也馬云燒也此讀與爲與與自可引申兼義義不
俟加火旁洪範說庶徵字本作與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
雅與經文尙作與則無緣馬訓爲燒矣今作與以復其舊
又按文選諸白馬賦李注云鄭元尙書注曰與內也此鄭注
古文尙書作與之明證也
又按五帝本紀作與恐亦淺人用馬訓加火旁耳
鳥獸毛

說文八篇毛部曰毛盛也從毛隹聲廣書曰鳥獸毛盛大
徐引唐韻而尹切又人勇切玉裁按說文作隹聲蓋本木如
是今本作隹聲則隹聲在古音十三部而聲在古音十五
部而音可讀如述如詩傳述述可讀如尤加仲尤聲大漢
隹聲亦作而聲也釋文毛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充字蓋尤之
而尤二切說文隹聲而尹反集韻隹尹充字蓋尤之
切可證也若充則與如充不別又如充反仙民而充
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而充皆轉音也今文尙書作
說文三篇廣部廣字下曰廣書曰鳥獸毛盛從衣按此
亦辭字訓羽獵章終而廣書廣毛則訓毛盛六書之假借也
此與毛部所引絕與蓋今文尙書也朕聲古音在弟七部而
弟六部與弟九部古多合訓此廣讀而龍切之理古文尙書
隹聲字亦讀而充人勇一切者依廣字讀也
學者讀說文疑事多矣而一事最甚如廣既訓羽獵章終而
引廣書鳥獸章毛爲證此何解邪予曰此叔重之言假借也
叔重列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
轉注六曰假借而四者字也轉注者字義也許書每字必
舉其本義則假借有其目而無其實者聽人之比合其同音
者而得之而不知其所傳本至備也以尙書言之如朕與龍
說珍行聖者族之假借糊淫于家糊者朋之假借予亦姑謀
拙者拙之假借尙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
好之假借惟其散丹廣散者度之假借武王惟昭昭者冒之
假借常散散任散者伯之假借勿以論人論者檢之假借在
后之訓謂者何之假借布重責廣散者蔑之假借惟續有精
緒者類之假借以詩言之如穆姜告穆姜參之假借我房
酌彼金罍房者姑之假借涿涿則涿涿者之假借國步斯順
賦者類之假借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
之假借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
爾雅而下方言釋名廣雅音義書也李登聲類而下至陸法
言切韻唐韻廣韻集韻皆音書也說文文字林玉篇形書也主
其一二而可兼二者焉三者兼而六書備焉說文主形其日從
某聲聲若形也其日讀若某者音也其日訓爲某者義也轉
注同義而異形假借義義而同形轉注假借皆具而後充一
篆之形勢形書之善也

又按說文毛部作隹聲部作毛似古文尙書作毛今文尙書
作毛然古今人表南宮毛伯同在順命而一髮一毛不同
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按既夕記說馬獸
則髦是毛字毛是假借字也義與就鳥獸毛羽則毛是毛字
髦是假借字也
五帝本紀作嗟訓討字也否與嗟雙聲
女義聲和
女者對已之習假借之字本如字讀後人分別讀同汝水非
也因改爲汝字則更非也女乃爾雙聲爾古音近爾今俗用
徐字見玉篇即古之爾字也若亦對已之習古音極亦與女
乃雙聲其汝若爲雙聲爾亦讀氏爲雙聲者此又一音也經
籍中絕不用汝字自天寶開寶兩朝荒陋尙書全用汝字與
羣經乖異今正之一還其舊 如此條音義必同他經有女
音汝之語因爾包既改尙書之女爲汝字開寶中陳鄂遂刪
之 此等字全主音假借若曰汝爲正字則汝水名非正字
也若曰爾爲正字則爾爾非正字也
壁壁中故書當作果以許君引果各錄知之也蓋亦漢人以
今文讀之讀爲壁爾雅釋詁壁與也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
暨字久行人所易知果字罕議故易之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說文七篇末部曰復其時也從禾其聲唐書曰大徐本
三百有六旬王叔按作棋者壁中故書作期者孔子國以今
字讀之易棋爲期也宋大遼家之古文尙書作期則好事者
皮傳期字古文爲之而已矣期今文尙書作歲五帝本紀曰
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曆志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
其證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因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改作定閏月詩云
天玉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即宋大遼王仲至家之古文尙書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稿史記正字耳衛買馬鄭
本自作定言定則正在其中云爾包誤作定者此吳氏凡斷
衛包自改爲孔作傳之古文非改宋大遼家之古文也白虎

五帝本紀作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
廣前曰勅字相承用勅勅本吉賁

爾雅釋故熙與也郭注引書庶績成熙按五帝本紀厥功皆與篇未同蓋今文尙書亦作熙也然熙帝之載五帝本紀曰美堯之事漢書律歷志引庶績成熙作厥功皆美是熙訓與亦訓美矣楊雄劇秦美新曰百工伊凝庶績成喜疑今文尙書別本作庶績成嘉嘉與熙古通用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賈鮪作滂嘉篇言滂茫大盛見書或誤作滂喜隋書經籍志及唐元成尚書匡謬正俗亦言嘉誤爲嘉字誤讀書音然則美新嘉字嘉之誤也釋文熙許其反與也王莽按與也之上有脫文當是開寶中誤刪之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音後凡訓廣與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字盡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合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光也周語毛詩傳皆云熙廣也鄭康章皆曰廣當爲光王莽按美即光之意也僞孔泥周語而不從伯雍此其有心異鄭者古廣光一字通用如積厚者流光卽流廣是也

律厯志書曰通命義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服功皆美

帝曰時咨若時登庸

說文四篇曰昬昬也从白昬聲虞書曰今本脫帝曰昬咨
王哉按此昬中故書也蓋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改爲曠訓爲
誰依漢人所習用也尋此經之語當云帝曰咨曠若時登庸
帝曰咨曠若子采乃與曠若子工曠若子上下草木鳥獸一
例而倒易二字者蓋史臣紀帝語恐失其真不求明順也五
帝本紀云誰可順此事誰可者則明順矣許釋曠爲曠也者
以其字從白白者目之省目鼻也詞言之氣從鼻出與目相
助曠從目故訓爲曠也此就字形釋之尙書說字則當作曠

古文尙書撰異

訓爲誰比就經文繹之說文二篇曰部又有曷字訓誰也然則誰之訓當作曷曷之訓當作曷田之訓當作曷即說文而曷曷字皆不行漢人多假曷訓誰近江氏叔濱尚書集注於曷時咨依說文作曷云曷詞也咨謀也於惠曷曷若作曷云曷類也曷誰也用字既是古非今而曷咨若時曷若子工分別異義似是而非抑思說文引經不能徧舉義與五曷字壁中古文蓋皆作曷許君祇解其一耳凡字書以形爲主就字形而得其本義凡經傳古文以聲爲主就同聲而得其假借尙書壁中作曷者比周時古文之假借也漢人經傳作曷者此漢時用字之假借也凡治經不得以本字易其假借字又按廣韻十八尤曰曷說文誰也又作曷然則今本說文有脫誤當云曷誰也從曰曷聲又出曷字注云曷或作曷從又攷老部爲字曷聲竹部爲字曷聲皆無又豈可信也曷與曷本是一字從口從鼻一也曷字下當云誰習也說文全書歇詁詮曷也者別事理也皆俱曷也魚純曷也智識曷也會曷之舒也小曷之必然也矣語已曷也況況曷也今本亦誤云況也曷也 曷出氣曷也無單言曷也者然則曷誰曷也無疑誰何皆問也後漢書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思輔輿以喻存分亦號號以訓詁按訓詁蓋即曷之漢刻竇碑開學稽古訓者儒林陳鐵州說文州曷也各曷其下衛生之春秋音庚州篇又記作曷與古字同曷字亦作曷

說文十三篇糸部絲字下曰虞書丹朱如此按此謂壁中故
書也故書作絲以今文讀之乃易爲朱字許云虞書丹朱如
此則知他經丹朱字不作絲也

啟明五帝本紀作開明蓋或今文尙書本作啟而訓爲開或
今文尙書本作開與古文尙書作啟異皆未可定非必爲漢
譌也金匱開篇乃見書同此故皆爲開可證

訟馬本作庸蓋假借字右訟通作頌頌通作庸周禮注頌或作庸儀禮注古文頌爲庸是也
 訟五帝本作頑凶頑監皆姦之大者也張守節正義云
 凶訟也按舊雅說文皆曰訟也疑本作誦誦爲凶
 市曰曉矣若于采驪兜曰

廣韻廿六桓鴈字下曰驪兜四凶名古文尙書作鴈今本廣韻作鴈
者發人說文曰部毖字下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驪兜字不傳改也

集韻廿六桓曰鴈毖四凶之一通作鴈今通作驪玉裁按經傳子史言驪兜者皆無異字或驪作驪爲異耳若云古文尙書作鴈毖此則出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之本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汗簡鳥部云鴈驪字也尙尙書曰部云毖兜字也見尙書正是驪此攷鴈字見管子侈靡篇云鴈然若鴈之靜注鴈然和順兒作僞者謂古驪
歡同字鴈亦歡字則假之而鳥易相似又致亂亂毖字則取諸說文與兜同音其不可信如此辨之以權好古而惑者

又按海外南經從頭國在畢方鳥南其爲人人面鳥喙有翼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從朱國頭朱古者同服氏子慎本之注左氏渾敦以爲驪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馬差廣韻之鴈下亦曰人面鳥喙博物志驪兜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驪兜兜當作驪郭氏景純山海經傳亦曰謹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又按神異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鴈兜書曰放鴈兜于崇山一名驪兜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此等書疑皆是僞作未必東方朔所爲張華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橘橈贊亦引神異經則自漢有之矣學者獨疑可也昔人以驪兜禪兜與欽同爲轉語鄭與共爲轉語橘橈於鰐爲反語如髡字凡髡是也又纂與苗同韵故謂左氏渾敦窮奇橘橈贊即尙書之驪兜其工餘三苗也驪兜字體多異未必壁中本然可勿深論矣

史記述尙書各皆爲啞句皆爲煞都皆爲於於咎繇言都者五皆作於王裁按此卽爾雅釋故之都於也漢初說尙書者以爾雅故太史公仍之爾雅都於於也有爾義都古音同諸司馬相如封禪文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孟子讓蓋都君趙注都於也此與上下文爰專干那縣訓皆同干於也見毛詩召南傳縣於也見大雅抑詩鄭箋古由與縣通也那於也見越語章注於卽今人通用之語助此爾雅本義也

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張守節正義本作湯湯洪水滔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咨五帝本紀作憂

說文九篇部曰登治也從聲又聲虞書曰有能俾乂無此七字王按此蓋壁中故書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易爲又以漢時又訓治變不行也

命曰於絳歲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釋文曰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主裁按古文尙書作方今文尙書作放說文十三篇上曰曰虞書曰方命圮族此古文尙書也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皆時放命圮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尙書也孟子梁惠王篇引晏子方命虐民與古文尙書合趙注方猶逆也五帝本紀放作負圮作毀以訓詁字代之也馬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如黎民阻飢馬用今文祖飢爲說祖阻爲祖也張其注魏都賦云方命放棄王命也書曰咈哉方命此用馬鄭說也

聖經音義曰放也甫安切書曰命圮族王按賈氏所引此條及漢書及父及乳字冰字頗信鄭忠恕所傳之古文尙書集韻四十一漾云放逐也古作亡蓋其所據一也古今文一方一放皆常語耳若作亡命似太奇矣且賈丁僅用爲方命之駁文讀去聲近注尙書者凡方字皆作亡何也

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而孟康注引古文尙書曰方命圮族因亡文作方耳

岳曰異哉

說文三篇廿部昇舉也从升呂聲虞書曰獄作岳曰昇哉王裁按今說文呂聲各書皆從已聲疑今說文誤也釋文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鄭音異者蓋鄭讀爲異哉謂四岳賢無聞堯之輒驚愕而歎曰異哉鄭注不傳往往有可於音求其義者此類是也廣韻七志曰昇哉歎也退也舉也歎者鄭義退者孔義舉者許義集韻七之亦同許訓昇爲舉此就從升釋之其於虞書不必訓舉也觀國夷等字注可

知其說

詠可乃已

五帝本紀說不可用而已錢氏曉微史記攷異曰古人語象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賈得史公而義益明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五帝本紀作歲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按馬融曰朕我也此本釋詁朕之爲我於音求之耳朕之本義戴先生注考工記云舟之縫理曰朕王裁謂凡言朕兆者朕謂舟縫兆謂運圻皆問之徵者也史記李斯列傳趙高說

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始皇既以天子尊朕稱高又此傳字義曲說朕談不知朕

之爲我用音不用義也是故嘗教胡亥書有穿鑿之疑在社稷矣

獨斷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女能庸與朕位

異鄭訓人如字釋之也馬訓諸讓爲遜也五帝本紀與作踐

岳曰否德亦帝位

岳孔傳曰否也不正義曰否不古今字

可玉裁按五帝本紀作鄭蓋今文尙書作鄭也論衡問孔篇引論語子所否者作子所鄭者解爲鄭陋攻公治長篇古論

猶吾大夫崔子魯讀崔爲高而論衡有猶吾大夫高子之文則仲任實治魯論者子所鄭者蓋亦魯論魯讀否爲鄭今文

尙書蓋本亦作否說者讀爲鄭大史公仍之偽孔釋否德爲不德音方久及釋文云又音鄭恐是他家義與今文家同也

周易釋文曰否音鄭恐也藏書也

曰明明揚側陋

文選沈休文宋書恩倖傳明明敷國仄李注引尙書明明敷

仄陋李時尙書作敷仄假令同今本作揚側則李作注之例

必引書而中之曰敷古揚字仄同側用此知衛包改故作揚

仄作側李昉等又刪釋文敷仄字音釋也師古注漢書云仄

古側字此衛包所由改仄爲側也司馬貞五帝本紀

明明揚側陋此句孔傳云明明舉明人在側陋者以舉調揚在

二明字之開與經文不合攷史記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匿者悉舉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是蓋今文尙

書作明揚明側陋爲孔用今文說古文而不知古文倒易二

字其訓不同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之至釋訓曰明明察

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尙書大傳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皇極篇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尙書舜生姚墟王裁按此今文尙書

說也當在曰虞舜下又引尙書紂爲逋逃謂數此亦今文尙

書彙故語爲說與左氏合

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

或謂瞽爲官名攷五帝本紀云瞽者子則不必如此說也偽

孔傳曰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王裁謂史記直作瞽瞍言

目盲老者也

父頑母嚚象傲

按傲經典多作放音五報反此恐亦天寶所改

免諸以孝蒸蒸久不格姦

格衛包以前當是作假

表其試哉

孔本有帝曰二字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

庸生之徒漏之也王裁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故三家

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當時庸生之徒

漏之也九字自是作正義者語謂校頤本有帝曰二字爲壁

中真本馬鄭王本無此二字則庸生之徒漏之安國本固不

爾也不知馬鄭王本爲壁中真本校頤本爲偽本校本用今

文尙書增帝曰也五帝本紀論衡正說篇皆有堯曰二字則

漢時今文尙書有帝曰可知也

初疑庸生之徒漏之也即馬鄭王說後至鎮江賈誼劉氏端

臨乃定

鄭注試以爲臣之事正駁今文家我其用之爲天子之說

女子時觀厥刑于一女鸞降一女子嬌媚媚于虞帝曰欽哉

鄭注云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偽孔則云女妻也玉

裁按古文母字必有法古凡言妻今音子者必爲其正妻如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今音尼者不必爲其正妻如左氏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驪戎男女晉以驪姬孟子齊景公涕泣而女於吳是也左氏桓公十一年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必以其未有嫡妃也又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明非莊公夫人也又僖二十三年傳云齊桓公妻之此謂正妻一人不得言女之也其上下文云狄人獲一女納諸公子秦伯納女五人此皆不得言妻之也皆一章之中書法分別如是然則尙書鄭注其所見精矣帝使九男一女事舜不曰妻之也不惟不以爲舜妻且不敢言妻舜也其注禮記亦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舜亦不敢言有妻也

又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說俱爲四岳諸時是也謂舜也刑于大雅刑于寡妻同解我將使二女事之觀其刑法于二女者何如在妻當時只是一極平常事後人震而驚之爾釐降二女于嬀嬀嬀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之此二句記事釐降之意降下也整治下二女于嬀嬀易曰自上下下詩序亦言王姬下嫁于諸侯也與大雅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嬀于京文法正同嬀嬀也婦服也老子曰瑤雖小天下不敢臣也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寶是寶與臣同義嬀嬀即寶也五帝本紀用今文尙書說云於是妻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二句不爲善言舜飭下二女于嬀嬀如婦禮二句爲舜事似非經意

論衡正說篇堯志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此乃示字之誤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妻自觀之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三家說也仲任覺其非是謂我其試裁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其說甚正

又按凡言妻之一人而已雖有姊妹之勝從必統於所尊也凡言女之則不分尊卑故曰二女曰納女五人曰三妃皆不分尊卑之詞也鄭君曰不告其父不序其正者言禮不備故但言二女不斥言正妻也當時兩娶情形告則不得娶帝深知之孟子萬章篇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之妻舜而不告者謂帝不預以告舜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者謂帝知預告舜則舜必告其父母或告而從或不從而帝親告其父母皆不免於殃天子以令其父母子舜以大難有損於大孝且舜事傷父母心則斷然必出於辭不以帝易其父母是不得妻舜即不得試舜而與位矣故反覆思之使舜預知之舜不知而二女已至二女至而舜之父母與舜皆有所不能違當時禮不備故曰女于時而不曰妻之曰降二女而不曰歸婦人謂嫁歸其常也春秋言王姬歸于齊詩言擊仲氏任來嫁于周此獨言降者禮不備也然不曰二女降于嬀嬀而曰釐降二女于嬀嬀者曰二女降則二女爲奔矣曰釐降二女則義之深心妙用如見而二女無所失也若如本紀及偽孔傳釐降自舜言之則逆王姬矣問何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曰降之者也且如書言降王姬土降我凶德天降威春秋言有祥降于華詩言降觀于桑降降嘉禮禮言戴勝降于桑降德于厥兆民皆無以下降上之文凡善誦古文者必審其用字之意曰孟子何以言妻舜與書不同也曰萬章述其梗概虞書紀其實事孟子時百篇未成不告父母而娶帝不預告舜而妻之以及焚廬後并云云皆百篇中語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堯典曰釐降二女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同也

周禮大宰職注堯典曰釐降二女嬀于虞

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燕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章注燕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嬀今按本或作廬非是古文尙書作廬與嬀同玉裁按凡所云舊音者唐人所謂也云云按者宋說也宋所引古文尙書即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所刻石於蜀者也竊姓字漢書地理志作盈則古音同盈可證蓋由國語古本作廬相傳誤若嬀內讀若內本不與尙書相涉而偽作古文尙書者遂比附竄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內作內則古時有之如溝洫志洛內作維內是

四岳舉舜自言其賢帝試舜先降二女蓋舜必二女女焉而後五倫備故慎微五典之文一氣銜接不獨於我其試裁爲條目也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云從存微五典以下字正作存按陸氏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存字蓋宋齊徐李本之古字故陸氏仍之尙書音義上卷皆有注釋自衛包改作慎開費中又刪音義存字併注矣

攷偽孔書序曰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復出此篇此偽孔割分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也東晉豫章內史枚瑒始得孔安國尙書併傳秦之特闕舜典經傳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與偽稱於大斯經文敘錄史通作解詁頭得舜典經傳秦上其傳則採馬王注造之其經比馬鄭所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方與本或十二字下更有諸哲文明溫恭允塞平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共二十八字既未施行方與以罪致戮隨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矣分舜典之首盛行至今

沈約宋書禮志曰明帝即位有改正朔之義侍中高堂隆議曰書序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錫也欲依蕭山毛氏大可之說自四海通書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而錫也己說於前刪去姚方與二十八字以高堂隆引尙書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劃爲二典玉裁按此亦強作解事高堂隆所引書乃書經之文古人傳引多有以緯書及經說傳經者此十五字首九字即姚方與所上十二字之藍本而贅以協于帝三字則緯書擬堯典居然一例而方與不解重華爲舜名致與堯典句法僻背或乃更加以澄哲以下十六字則陸德明尤不之信也又按錢氏曉微宋書攷異曰攷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尙書中候攷河命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又李善文選注引尙書中候云建皇授政改朔是此一十五字皆出

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朱錫鬯欲移此文於辭典之首以代姚方輿二十八字殆非也建皇文選注作建黃皇甫諡謂以土承火色尚黃也此作皇疑誤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敘左傳本紀皆作序

鄭注賓讀爲積舜爲上賓以迎諸侯王裁按此與賓實出日同解徐仙民實賓音賓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納堯本紀論衡正說篇皆作人此今文尙書也作內者古文尙書也

弗今文尙書作不見王恭傳

尙書大傳唐傳曰堯知丹朱之不肯必將壞其宗廟藏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鄭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玉裁按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口唐典之明憲遺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袞龍大赦天下改元正始又獲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麻數備船是則鄭注納于大麓爲居攝魏碑則以爲卽黃誤矣他如漢書王莽傳張璠稱莽功德曰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表家宰職填安國家四方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莽曰子前在大麓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論衡正說篇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麓三公之事取多並吉若疾風大雨班孟堅封燕然山銘曰納于大麓惟清維熙此皆今文尙書說也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麓不必居攝也王注古文尙書麓錄也取諸此方輿又取之以爲僞傳而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行不迷堯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則皆不云大錄萬幾之政孟堅言司馬遷多從安國問

古文尙書撰異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條說大麓蓋安國說也王充論衡正說篇充自爲說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意蓋乃知其聖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噬地不噬遂烈風疾雨行不迷惑馬鄭注尙書皆云麓山足也雖缺佚不完而釋文以別於王云麓錄也則知馬鄭注古文不爲大麓之解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屬於山者也應氏通古文尙書亦不作大錄解也故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則可知注古文與大傳注迥殊

又按風俗通義云堯禪舜納于大麓既有禪舜二字則其說與大傳鄭注及魏碑畧同

內于大麓蓋古文說爲是鄭云人麓伐木語必在伏舜典中蓋此二句亦厭試之一事見其勤勞備風沐雨俗儒必欲割上文三事而更上之則訓爲大錄萬幾烈風雷雨乃成誣語此正如釋我其試裁爲用之爲天子親厥制于二女爲觀示其德于天下也慎微以下四事自是試裁目受終乃爲攝位格于文祖乃爲卽其經文節次可觀玩而得者

鄭注大傳云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則烈風雷雨不迷鄭意必謂處艱鉅而格如也注大傳全用今文說應氏定字搜集尙書鄭注探此大傳注爲尙書注自亂其例矣

春秋文公十八年左氏傳季孫行父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禹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流四凶族渙散靡奇棣棠饗養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堯舜以爲天子以其與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日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日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附日格女舜

格疑當作假假女與禮假爾大麓假爾大麓同解

諸事考言乃言辰可執

古音第十六支佳部凡氏聲之字在古音第十五脂微皆友部底本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辰少下畫者惟唐開成石刻五經文字字部底誤作辰字部底致也不誤

三載女陟帝位

載堯本紀作年集解引鄭注云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按表氏於此當云鄭本作載云三載者云云乃合依史記改載爲年非也而應氏定字集鄭注乃因是改經文之載爲年尤爲大誤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本作年釋文必識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識之也尙書古文疏證卷七據集解證馬本之不同多有類此者當分別觀之

舜讓于德弗嗣

弗文選與引注引作不

五帝本紀作舜于德不憚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憚也五裁按證以自序兩言不台及漢書王莽傳班固堅與引皆作不台則今文尙書作不台台者怡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憚索隱曰憚一作澤憚字說文無之澤卽今憚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唐虞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貴諸呂不台此皆用今文堯典徐廣曰怡憚也不爲百姓所說禹貢祗台德先鄭注祗台爲敬悅然則台悅古訓也司馬報任安書曰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聘朝不怡亦是台用今文堯典字

後漢書班固傳與引曰有子德不台淵穆之讓章懷太子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玉裁按云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者王莽傳文也王莽傳張敞奏稱莽功德曰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讀用今文尙書也傳本依古文改爲不嗣而前古不憚云音義曰台讀曰嗣者章懷太子注云注選典引云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謂今文尙書之台古文作嗣也台讀曰嗣四字當在古文台爲嗣五字之上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一也

編于羣神

編羣本紀作辯徐廣曰辯音班玉裁按辯音班者蓋古說如是楊雄太常儀曰稱秋元祀班于羣神司馬彪祭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今文家辯讀班相傳如此惠氏定字左傳補注云王莽傳辨諸侯義作班左氏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劉炫說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元王之男女以辨三事一也班別辨一聲之轉士虞禮明日以其班辨鄭康成說古文班爲辨王裁以爲今古文蓋本皆作辨與辨音同與辨音同或讀爲班或讀爲辨儀禮多以辨爲古文家所由以爲偏也論衡祭意篇尙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

梅五瑞

唐石經已下作輯當是衛包改也釋文當云梅徐音集今大字作輯當是開寶中改也

正義曰釋言云輯合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攷也攷今爾雅釋言祇有集會也之文無輯合也之文蓋爾雅本又作輯合也陸氏德明音義失載正義所引是善本作正義時尙書經文作輯不作輯今正義引爾雅作輯則天寶以後順經傳攷改之也王肅尙書注輯合也亦是用釋言文

五帝本紀作輯正義曰輯音集約會輯字下曰史記梅五瑞韻會誤

漢書郊祀志梅五瑞字從手

魏孔安國碑梅五瑞顧氏諱吉曰諱以此碑則從手者爲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心梅志索隱梅音集

漢書見寬傳曰賜發號德統梅五瑞曰統祭梅聚也臣瓚曰統猶總也梅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梅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王裁按此注字誤不可謂既云輯集三字同矣則輯曰梅當爲輯何不通之有竊謂古書多用梅字從手虞書梅五瑞是也此傳字從木故瓚正之曰梅當作輯師古以輯梅集三字同而不數從手之誤或謂虞書作輯五瑞字從木故瓚謂曰當爲輯不通而不知瓚之是也虞書之從手師古本乃誤從木然因其

古文尙書撰異

所引從木可證唐初本尙不從車從車者乃衛包改也

郊祀志梅五瑞師古曰梅與輯同也音集玉裁謂此注亦誤當云與集同不當云與輯同也且又不知何以見寬傳注引虞書從木而此則從手

師古於儒林傳曰輯合也輯與集同玉裁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取江公受穀梁春秋上使江公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此輯其議卒用董生此輯猶比和也樂其同已也凡推調合凡輯調和似同實別玉篇廣約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

詩經斯羽輯輯今宜爾子孫蕃繁今毛傳輯輯會聚也贊藝和集也板辭之輯矣毛傳輯和也聚與和分二義可證白虎通說朝聘尙書曰輯五瑞玉裁按輯當是本作梅淺人改之

漢書劉屈氂傳外戚傳百官表皆云輶濯輶即梅字濯即權字也小顏殆因此謂輶濯集三字同不知梅權可作輶而不作輶集聚可作輶而不作輶古人同音假借雖寬而自有畛域學者既能知其寬又能別其域而小學可明矣

既月乃曰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皆云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

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五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鄭之正歲二字邪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五月戴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詳之矣子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早七八月之閒南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作十一徒枉成十一月月誤十二與梁成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不上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推寅數得大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則謂之得今本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枉成那說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枉成而云此注作十月歲成或說見本異然則那本爾

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與歲歲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徒枉成十一月徒枉成那說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枉成而云此注作十月歲成或說見本異然則那本爾

東巡狩 釋文字或作狩玉裁按依孟子白虎通訓故作狩爲長至于岱宗柴

說文一篇示部柴字下曰燒柴祭天也從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又禘字下曰古文柴從隋省玉裁按此聲古音在第十五部亦在第十六部隋聲古音在第十七部三部通轉至近說文所傳禘字此聲中尙書也所傳至于岱宗柴此孔安國所以今文讀之之尙書也今本作柴則漢以後人所改而非出於尙書也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按此及王制柴字蓋本皆作柴

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玉裁按柴當作柴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

後漢書祭志注云袁宏引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祭東嶽者考續柴燎也按考續柴燎之語出孝經緯禮器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續柴燎禘平梁甫刻石紀號是也公羊傳疏引鄭注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考續燎也燎上刪一柴字語不完至史記集解柴祭東嶽者五字即岱宗東嶽也五字之誤其下考續上又脫一柴字尙書後案探鄭注刪考續二字但云柴燎也非是考緒者謂考已之功述禮器正義云考緒侯功績非也

望秩于山川

周禮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正義曰書二月不言編于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玉裁按司馬彪祭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曰皇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志規東后亦有此四字蓋上文不言秩故言編羣神此言秩則包攝編于羣神在內鄭注此云編以單單秩祭之是也意氏集鄭注以此爲上文衍于鄭